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圭齋文集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徐東文

圭齋文集卷十

元　歐陽玄　撰

墓碑銘

元故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劉

公墓碑銘

至元元年冬十月江南行臺侍御史錙公未引年拜疏

致事歸長沙二年夏四月丁酉薨于私第是年冬十二

月以治命葬湘西嶽麓山之原湖南憲使汝南梁公遺

既志其葴諸孤奉行實来劉以墓表屬扵契家廬陵歐陽玄請文志諸石按公諱宗説字傳之世成都華陽人大父宋末嘗為茶陽軍使因家鄰境之攸與幼侍祖父遠宦嶺外既孤適遭宋亡克自樹立從鄉先生趙公朴學于宜春年十二三能屬文有才譽踰弱冠以薦補廣西憲史再辟湖南貢南臺察院史歲滿調衡州録事判官中書刑部辟職官史皆未赴臺除廣西憲司照磨選充南臺掾改湖東憲司照磨仍留掾南臺擢海北憲司

經歷遷河南憲司經歷拜南臺監察御史轉河南江浙兩行省員外郎江浙未赴改南臺都事入爲中書右司都事拜内臺監察御史將進臺都事力辭出為山南浙西兩道肅政廉訪副使復被選為臺都事俄出為淮東道肅政廉訪使陞廣西道肅政廉訪使移江東道肅政廉訪使名拜刑部尚書尋歸休於家起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積階中奉大夫公敭歷臺省諏咨四方出處偉節規橅古人初掾桂臬訪故父

旅殯行諸蒼梧即投檄辭歸以申情事孝節著聞見器諸老厥後宦業寖盛受知文皇主書中臺上所親擢侍燕内廷鬚髮盡白或謂公老上曰傳之在南臺已然此正老成可用之日也公被眷遇知無不言進退有度縉紳則之移疾告歸上弗能強廣右之命公去留之疾愈治行益用見信及以秋官召還文皇賓天遭時多艱大獄屢起語連宗親公公正不撓刑無濫施事定勇退論公生平忠孝大畧於此槩見所至涖政詳明用法矜恕

挺囚藤梧寇黄京夫脅愚民為亂有司坐首從皆死公
誅渠魁四人餘四十二人免家屬論徙遼陽肇州公謂
驅炎墟之民居冱寒地名為減死實寘死地請留嶺南
屯田全者六百餘口讞獄閩浙言海寇初皆王民身陷
惡地無由自新宜許以貰罪復業後用其言盜皆為農
河决大梁城門不開公按視得高陵撤相國寺朝元宫
木為橋百餘丈道民循城顛行薪米不絶比屋乃炊河
决小黄村陳顥千里皆没公督有司盡力揵閉河復故

道流離日還淮東大饑勸分維揚一日得楮幣十五萬八千八百餘緡所賑以戶會三十一萬三百有奇以口計一百一十四萬一千八十故公政聲發軔海嶠振于河淮由平反恤災之功居多至於吏能則在中書右司兩月掾屬心服其竄正吏牘運筆如飛造次之間辭理俱暢在刑曹半年滯事悉决乃定遇革刑制七十六欵頒示天下無復質疑公處寮寀退然一儒未嘗少自衒襮獨善善惡惡無所避覲在河南時薦前憲使韓從益

行省郎中納琳等二十七人為刑臺御史薦浙西憲使許敬思戶部尚書喀爾田田河南行省員外郎胡彝等五十五人乞名還敢諫御史李謙亨成珪於竄所乞叙用故臺臣益陵真中丞苗侍御等八人於家劾前中書左丞黨附權臣暴歛為虐劾河南行省參政往括田江西橫歛府縣激變為廣右掌政能制僉憲不敢為苛為南臺憤賓力斥中丞繩下之酷為荆憲黜贓吏三百九十八員汴蒙古都萬戶畜巨獒納豕肝肺𥨸人腹中習獒

啞人軍士忤已輒嗾殺之公正其罪江陵豪僧謀人荻園誣以殺三僧焚之置三豕心燼中為驗公辨其詐抵僧罪釋無辜二十一人湖廣辨章征猺恇怯公奏罷之古縣戍將據校宫毁宣聖像公定罰錮之海南其劾閫憲聲跡兩使者望風解印嘗不就江西行省辟掾時相為之慚色自居下僚比至要塗論事英發往往洞識治體至大中陳革弊防姦戢貪除暴等十事又言六品以下封妻不及父母非人子志後封贈條罷又力請復之

延祐中請置東宮宏文館選端人為宮教博士講六經以輔儲德又請除逃戶糧置迤北浴河倉儲節臺中罰布之用以助賑濟榷古今錢幣之制以便小民至順中言盜駝馬牛羊罪當為等差百官名在罪籍不宜普設恩澤或至再敘侍文皇清燕密上封事其目曰明人倫序宗族命賢相慎殺戮義取仁守保全功臣戒酒關色親忠遠佞儒臣進讀宜講帝王之道勿事浮靡罪人妻孥分賜臣下宜別宗親以存上下之分皆稱上旨凡所

建明咸以著為令或遇布政輙在議中其恵利久逺若築堤海康闢田萬頃以徠海外耕民海北民鬻食塩又輸塩丁錢公奏弛其征文皇居潛瓊莞以是知公疾革猶索紙筆作遺表欲有所陳未成而薨年六十有九曽祖鑑宋宣教郎祖景髙宋韶州通判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彭城郡侯父重坤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彭城郡公娶毛氏繼娶王氏皆先公卒並追封彭城郡夫人再娶張

氏三子長孝友承事郎岳州路經歴公未寢疾奉命展省先塋聞訃得疾後公六十一日卒次孝敬登仕郎永州路知事辟湖廣省掾史次孝恭廣西道宣慰司照磨女五長適江西鄉貢進士張仁偉次適伯顔次適卜德生次適孟坤珍次適歐陽忠皆士族孫男四好禮好義好信茍兒孫女三觀音奴觀奴永安奴公博學強記淹貫經史以禮部公號雪界因號雪峰以志蜀士有奏議詩文若干卷傳于世早從涿郡盧公處道學詩擅名古

體盧公憲湖南嘗語人曰錙掾傳之天資髙邁他日綱維風憲必斯人也及公為臺端衆咸以為知人之先君子内翰公於錙公契友之辱知尤深在胄監時嘗遣子孝恭受業館下誼不得辭乃敘而銘之辭曰温温劉公如玉不瑕臨事決義蹇蹇法家以儒發身以學施政措為治才著為辭令惓惓告君懇懇許國粤有風紀我扶我植自厥筮仕嗇由丞掾迄其懸車終始司憲入也獻替出也咨詢官之準人邦之藎臣文皇知公字而不名

雖閔勞勩實仗老成上飲公醇公疾弗勝有殺有核賜以豆登丹頰白鬚拜起給扶尚竭心智載陳謀謨秋官予環遷出綴衣有執國柄赫赫作威公職司平獨立無悚止辟不淫展也仁勇卜居長沙謝事建鄴輕舟来歸賦詠盈篋胡不百年為國著龜明禋名從疑事就諮蒲輪未臻揄沈斯作奚以公輴率履無怍子孫詵詵世被德馨節惠有典眡此貞銘

元贈從仕郎吉安路吉水州判官周君潛心墓

碑銘

安成周君潛心卒之五十九年以子貴有邺典於朝將錄其副以告墓次其孫絢奉其宗人南瑞所狀行來京師謁銘於予維周氏姬姓歴秦涉漢初至三國兩晉多名臣載史傳唐季有諱璟亦有聞當時其四世孫威避難遷金陵威子矩仕南唐至御史壻楊球為吉州刺史矩至吉因家焉二子長翰次羨羨登宋建隆間第積官光禄大夫卒贈僕射又遷屬邑之西昌其族蕃衍科第

相望部使者號其里曰爵譽義子廷訓仕至供奉廷訓子昭為江陵令卒贈殿中丞有五子次子大理評事中師生度化少府壽之壽之子倩遷安成之後林里又四世為潭州通判士貴士貴子人望人望子繼祖是為周君之父君諱睎顏初字景顏後字潛心自童丱嶷如成人年十有六喪父内保家訓外親良師友奮自樹立稍長脱去拘攣識趣軒朗舉措不擾才力恢恢至元丙子江南初内附官府易置世務方殷故宋吏胥挾文為姦

里無頼又為㐮槖善良重足而立君以孤遺出應門戸
機警辯恵果决有謀既足自彊又能為姻族鄉井捍禦
外侮衆皆倚之為安兄志伊蚤世君撫其孤不翅已子
先業粗給君善經理遂致贏餘推其所有賙濟貧乏惟
浮靡虚誕之士雖數千請秋毫不可得居鄉善善惡惡
予敚不偏訴訟有未之有司而先質正於君者陳義秉
法而劈析之咸得肯綮嚚俗為息江西行省郎中杜仲
寛聞君之賢方薦君進用俄抱病歸未幾卒于家年裁

三十有三初娶王氏先三年卒再娶觀溪劉氏五年而君卒初劉氏之祖母亦蚤寡以貞節聞辛勤教子後皆擢科湖南轉運司帳管斗則劉氏諸父南康主簿玫則其父也劉氏在閨門時習聞劉母懿範故能守節自誓又能以教子為先務次子遺腹所生日抱之泣行道聞而哀之君柩久在菆不葬人問之曰吾婦人安曉葬書俟吾兒長自卜其地且未亡人守此柩日夕與俱猶同邇窀穸也遣子就學歲時從師之禮無闕否則質簪珥

以繼二子感激孝養備至學殖日勤今皆成立長毅用
憲司試為瑞金縣儒學教諭陞吉安路學正借注廣州
新會縣藥徑砦廵檢辟廣東元帥府令史從元帥平循
潮二州冠有功遷桂陽路揔管府知事有政績湖南憲
課其最嘗平反死囚二人及去官為立生祠歷兩考進
階從仕郎贛州録事次恒以儒推擇為臨江贛兩路掾
歲滿為上猶縣典史毅仕至七品君得贈官其配亦追
封宜人君卒以至元戊子六月十有四日葬以大徳庚

子十月十有九日墓在州北清化鄉鄴城里鐳氏卒以
泰定丁夘四月十有九日年二十有七先府君六十有
六而終葬以至正辛巳十二月十有七日墓在新樂鄉
之山塘祔姑李氏阡女一人王氏出適進士彭躍龍子
務德孫男四人紘絢浩澄孫女三人曾孫七人君初失
父遭時孔艱及其自立涉世又淺而鄉曲之譽流芳無
窮沒世之後家有節婦門有孝子克亢厥宗子宦業日
盛國家飾慎終追遠之恵方來未涯是宜有銘銘曰行

以集義僅施于鄉為善竭力得年不長數有乘除分有豐嗇已播弗穫後人是食趙祚既訖君方弱冠家緒不蠱君植之幹若負奇氣不為俠資救難則勇恤孤則慈視前斯振顧後斯嘉年不滿德君子是悼有婦𢹂節志不負君有子力學底績于文生也曠遼一命若訪贈恩便蕃子仕方進有源斯委孰禦其沛惇史作銘以訓未艾

元贈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浦江

縣子鄭府君墓碑銘有序

大江之南淛河之東有州婺有縣浦江有旌表家鄭氏九世同爨朝廷嘉而旌之至是又有贈典告于其家是為樞判府君由其子深起家為右丞相太傅府長史階正六品初贈國子監丞及深遷宣文閣鑒書博士階正五品當進贈其親故府君有是命也府君諱銳字景敏其先滎陽人十一世祖曰凝道遷歙凝道子自牖遷睦之淳安自牖之孫淮遷浦江淮樂善好施宋靖康年饑

鬻田千餘畝以賑其里人號所居曰仁義里淮之孫曰綺號沖素處士事二親盡孝父煦忤時貴得罪文以重辟綺上書郡守錢端禮乞代父坐法守為之直其父寃母張病痺手足皆廢三十餘年凡就便液綺必抱持其主家政歲入繇粟不私鄭氏九世不異財實自綺始綺之元孫龍游丞德珪青田尉德璋尤篤友誼怨家以死中璋法當逮維楊珪請于有司以身代璋行竟死逮所珪子文嗣璋子文泰皆克紹一門薪餐食指數百如出

一身令刺史舉察以聞旌表其門曰義泰二子長鋭即
府君幼頴悟日記數千言長明春秋事毋賈孝竭力以
供子職賈病晝夜衣冠以侍湯劑者數十日無懈容其
與兄弟處表裡始終無間言怡悦見於顔色嘗典義財
每自勗曰吾家累世義居至吾之身或墜先訓萬死不
足以贖媿乃創為式用財纎悉必附日乘月吉以似家
長署而通考之由是鈎檢有法一如官寺規可以久性
勤儉任事不憚勞有餘即好施見里之貧約必思有以

賑之暇日習詩及小楷殊有思致延祐甲寅初科以明
經貢於鄉一試不偶即舍之曰當以付吾後人生以至
元己丑之二月二十有七日卒以延祐庚申之十有二
月一日壽三十有二聞其訃者咸悼其蚤世明年辛酉
三月三日初葬義烏縣延壽山之原今改本縣靈泉鄉
娶樓氏子二人長深次淇深字浚常失所依恃二十餘
年負笈入京以文行受知前太傅右丞相被選為長史
推恩及君贈承直郎國子監丞樓氏封恭人及深遷宣

文閣受經郎再遷鑒書博士擢吏部員外郎今除僉江
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君進樞密院判官勲驍騎尉
爵浦江縣子階奉議大夫樓氏亦累封浦江縣太君深
於予有斯文之契以福建廉使貢公師泰所為行狀来
謁銘辭不獲序而銘之銘曰昔在唐虞風俗淳美史稱
可封比屋皆是降及戰國阡陌既開史稱素封實雄於
財鄭門七世資義不竭使居唐虞在可封列家擬素封
惟義發身致有誥命受封惟貞司造孔明無善不報惟

樞判君實踐允蹈孝親友兄惇族睦鄰撙用致豐植弱賑貧義規我守義産我掌有勾有稽有籍有帳學明麟經一試場屋出抱遺編以授子讀子蔚有文進遇東閣謀裨鼎軸畫主帷幄再遷宮師授業内庭秘閣鑒書講筵譯經乃登要津判銓天臺惟君恤典恩寵鼎來進班宥府錫爵蒲璧義門日崇車駟翁𥘉靈泉新阡遷自烏傷太史勒銘奕葉有光

元贈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安成劉聘君墓碑

銘

國子助教鐳君文廷既陞于朝當推恩其親天官為之擇館閣美名以居之於是贈其先君子劉公以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應奉即唐供奉金人避其主嫌名改今稱國朝因之雖七品階實北門詞臣惟朝士知名者得以是榮其親文廷將歸燎黄于阡狀其先德謁銘于余余至順庚午校藝南宮文廷余所得士也為國子祭酒又同在胄闈故為之叙而銘之叙曰公諱蒙正字聖功

安成漢為縣屬長沙國劉氏為長沙定王後故家焉公十四世祖曰五處士初徙城西湯村晉安復縣也處士生唐末五季有善行于其鄉涉宋三百年錙氏科第相望皆其後人公幼有宿慧五歲屬辭八歲能舉子業號曰奇童父嘗攜之貴人家貴人命以賦援筆立成思致不凡坐客歎服一日父于役公戲毋周夫人側適諸父夜課子姓以鄉校賦題燭跋未就周夫人曰諸兄方苦吟兒則戲劇何為公俄默若有所營湌頃曰兒賦就矣

索紙筆寘之周夫人命以質諸父諸父爲之失色以示諸郎曰若輩徒長大曾不愧是兒明日賦傳誦衆口鄉前輩爭造門呼出觀之居無幾世改科廢公年方富才器卓犖自以用不適時寖不屑爲章句習會丁外艱撫事增悼終喪辭周夫人南遊衡湘常挹挹不樂喟然歎曰大人在菽水之養不可久違箕裘之業不可久棄惝然歸故廬盡發先人遺書淹貫六籍馳騁百家旁及盤盂隱奧虞初稗官靡不搜抉已乃大肆力於文沛然出

其有餘沾被學者四方負笈及門如適工倕長短大小咸中矩矱它匠棄捐悉就斲削以公能誘人知方使厭飫日趍不容杌也性豪舉曠達先廬故占勝地猾鄰乘公出誘大駔暗據規爲巳有諸從畏愞不能制公還搢必復之駔亦難公奉歸侵疆公拚除塓葺招復徙者鄰以是嚬公會歲祲鄉田不毛鄰尅於征布以計弛其肩於公人謂勢必迓之不則病公曰人憊故求更憊而迓之不仁里有貧不能輸者毁家以代之由是生計滋削

然終不咎隣獨自責曰居居不擇鄰非智去之龍雲溪上居焉溪上多故人士族樂公之遷遣子弟受業恐後四方勞問繦屬公内給太夫人甘膬之需外偕諸士友綢繆之好晩况殊適環堵蕭然户屨常滿興至觴詠賓主盡歡高談善謔傾倒四座酒酣取古人詩文擊節而歌聲沮金石跡𮪍古貌臞如列仙睥睨世故無足芥其胸次者一日飲傍舍暮歸沾醉就寢丙夜家人聞呻吟起問安公曰吾舊疾痛亘心脅歳常殆今二十年復作其

不瘳乎詰朝更數醫皆郤其藥不飲七日忽肎輿正冠
而坐名諸子語不及他唯以不得終養太夫人為恨言
訖而瞑皇慶壬子十二月二十有九日也年五十有三
疾初作周夫人已卧病公卒七日周夫人亡明年正月
十有一日諸孤用治命奉公柩葬于故廬之陰曾大父
繼周大父先登父雲鳳皆為鄉名士娶朱氏以子貴封
宜人子四人長聞即文廷登第後調臨江録事有善政
居成均事稱其禀以善教名次閈次閱次閏皆以經教

授女二人長適賀氏次適張氏孫男女十三人公篤於
孝友弟應龍幼孤妹歸李氏早寡于時饑饉師旅相仍
公避難崎嶇往来百里間撫孤存寡恩極周織家雖貧
所識空乏即解衣推食無靳居鄉曲有譽處豪右有道
雖不好以氣岸加人而見者自失其負挾平生喜讀書
過目成誦朋友亂疑隨事疏荅云出某書見某註如腹
有笥然為文渾厚條達不事奇澁下筆輙數千言雄議
疊出多裨益世教切中治體人稱其有大對掄魁之材

尤善知人誠偽策事成敗横逆無故至前了不為動人
驟遇之見其高世不羈之材未容輙致親附而明白坦
夷雖家人細故不以欺客退而消去鄙吝終身不忌雅
不喜浮屠幻妄之說聞朋友有佞佛者移書切責鄉先
生若靜德王公聖與青山趙公儀可復心崔公君舉養
吾劉公將孫皆折輩行友之科詔既下公讀而喜曰吾
老復見場屋寧非天乎尋至物故齊齋彭公長庚祭以
文曰科目方興而伏生死禮樂將用而河汾亡其見重

名士如此公號山泉先生有美贖集若干卷學者傳之既沒時人見論事不痛快臨文不強人意輒太息曰安得復見劉山泉先生銘曰公之學碩以多可擢巍科公之詞雅以麗可司帝制有其學不科其擢文懷其璞子獻其穀有其詞不制其司生背其馳死踐其資其有不居其蓄不祛其達敷腴其償寓諸茫茫九京公莫起矣營宗有辭惇史有諞

元故徵士段公禮廷墓碑銘

有元徵士段公禮廷既葬之十年其孤德輔德文介余故人之子聶孟宣以公之行實謁余請銘其墓道之石予始辭之孟宣請益謹乃述其行而為之銘維段氏廬陵之龍溪人入唐以来代為顯官有積階至銀青金紫者公諱士龍字雲亨禮廷其號也曾祖仲仁祖文郁父子開字叔茂號真逸處士始遷長沙城中三世皆有德之士公本真逸族子宗季段氏有登進士第卒官成都華陽主簿諱文煥者公所生曾祖也以詞賦兩請漕貢

進士諱議孫者所生父也內附初世故多艱貢士往安成依妻家劉氏以居前至元辛巳公生劉氏家年九歲外祖鏴梅窓先生奇其頴悟真逸無後詢之族屬求可為後者見公拊之曰吾行四方閲人多矣是兒能振吾宗者請以為子貢士持不可貢士没母劉氏辛勤自立教公從師受學甚謹又九年真逸申前請彌切乃許以為後時真逸以貲雄于長沙得公幹蠱甚副所願公事真逸及母李氏盡孝遇弟士虎能友士虎字文冔本從

姑之子與公同繼貞逸為性剛果公每濟之以寛内篤
恩愛外極彌縫家務大小咸當其可公之助居多由是
家日益裕又加潤色焉貞逸晚歳優游之趣甚適公所
生由文煥而下六喪未舉公竭力營厝悉如禮同氣四
人兄可珍弟可立揭家從徙長沙公賙之有方既而夫
婦俱已公殯其二喪撫其諸孤使之咸有所凴藉女兄
適印岡羅氏相距六百里饋問無虛月其他賑貧䘏難
施諸外人無少難色每歳發廪務平其值庚午大祲則

損直傾積以濟存活無筭平生讀書一見隨了大義有所得輙加體驗而行當道薦以文學掾力辭不就家居命僮僕治生一經指畫即不以嬰懷惟與士大夫游樂而忘倦蓄古書畫暇日把翫清談纚纚不絶城東作三友亭常領客觴咏歲癸酉游南嶽登祝融夜半望海日超然有從方外之志乙亥歸廬陵徧脩先塋之祭退而會諸族鄉姻文歡甚是年真逸年九袠歸為真逸壽摯鮮高會遶膝奉觴鬚髮班白座客歆羡未幾真逸病侍

病勞勤及卒哀慕過情襄事甫畢公亦感疾逾三旬未瘳一日忽呼二子語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汝曹勉之越數日疾復作瀕殆有僧怪牛素所往來問之曰究竟若何舉手畫一圈曰平生受用不離乎此子問家事不荅啓手足示之翛然而逝後至元二年丙子五月十有二日也三年丁丑十一月庚申葬善化縣龍坑之留思嶺公性忠厚喜愠不見顏色訓子弟能以身教有質問必中理得年五十有六未弱冠來繼真逸始終幾四

十載父子慈孝如一日中外無幾微間言難矣哉初娶胡女一人適廣東寅尉副使聶公以道次子孟宣劉氏子一人德輔李氏子一人德文皆克肖孫男女各一銘曰人生至難為後於人其難維何尊尊親親親旣區别尊有隆殺君子處之先識其大所繼所生置身其間不爽其宜得譽匪艱吁嗟禮廷動適厥中於分則嚴於情則通歲踰三紀恩義周浹至誠感孚靡間靡諜墳墓我省譜圖我脩兩宗訢合二郡緡繆廬陵長沙地壤犬牙

段氏嬋聯克昌厥家里稱善人士曰善士生有處譽沒蕃脩芷湘江之壖卜兆允臧魂魄所之咫尺故鄉慶源川增後人其承惇史作銘詒爾雲礽

元故隱士更齋先生鐳公墓碑銘有序

公諱過字益翁更齋其自號也幼穎悟日記數千言稍長受學里中王珏王客故相江公萬里家其弟信豐宰逵父往來公從兩王先生咸稱為畏友又嘗侍先君子登巽齋歐陽守道之門由是須溪劉辰翁中齋鄧光薦

皆以忘年友之先君子博雅能文須溪號之曰山中小集古尤偉公論議馳騁墳素軼出旁行敷落蹁躚虞初稗官劉氏雖好辯者終不能傲公當世務搶攘衣冠家子弟類與傾不更事公罷局散朗應對閒暇父兄賴之以安至元元貞間境有山盜公承檄扞禦能中條教齊一民義里閈帖然閒歲祲輒殺直以發飢者為饘寒者為衣殣者為棺靡不終惠家居敦叙倫紀姻戚困乏者委曲料理卒使之有業性好客善謔歲時燕集酒酣歡

洽擊節雅歌四座為悚尤不喜異端然時有佳者亦為之豁達無忌初號一山時慕遂大夫之賢著號更齋先輩耘廬鐳應登記之諸名士有詩生平裕有才諝薄於宦情分憲觀復馬公昭舉行鄉飲酒禮公侍先君子座側馬公愛其英爽欲辟以掾屬力辭御史方屋蕭泰登於公為中表屢勸公仕輙不荅晚歲順適卬園容與翰墨嗜古圖畫市或千金為知已持去亦輙委置家蔵古書甚多皆手自校讎至所著作才旣敏贍率易天成旋

復散逸他日門客子弟始彚成編嘗即先廬之傍改築新宅將以逸老扁其樓曰望雲不敢忘先人也泰定丙寅哭其長子慟然時能命客自遣自是嬰疾疾革呼孫揆寅語無他及惟誦少陵微爾人盡非之句翛然而逝生以宋開慶己未前十一月十五日沒以元泰定丁卯閏九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九歲曾祖從龍祖有開宋廸功郎安吉州烏程縣令父惟憲南軒書院山長皆山翁也娶戴毋族以賢婉稱子男二士元士榮士元先公一

歲卒士榮早夭女四人俱適士族男孫三揆寅揆辰揆申皆以儒學應徵辟孤孫揆寅以至順壬申十月二十二十奉公柩葬于里之煙竹原事竣屬其姻戚易君景升狀公行謁余請表其藏易余校藝江右時所得進士而余亦素知劉公學行節概凛有古風若揆寅之世家學亦士大夫之所願友者故為銘曰民生於三父師其二倫序有五其一友誼偉矣劉公名父之子隆師親友抑又名士三者之懿並知其賢矧公學行允也可傳學

以事君行施于政慭不少試斯焉有命命固有之公亦髙蹈用不於時而適於道邁邁者氣騰踔者辟焦俾来世知公于斯新居奕奕花竹斯薈日月幾何松栢斾斾有濬其澤由孫及曾太史撰銘悠久之徵

元故隠士廬陵劉桂隠先生墓碑銘

廬陵劉桂隠先生卒葬之三年子應麟遣孫珵来京師請其墓銘於玄值世多故未暇請也又三年遵東海以歸乃致前請謹撫其行狀敘而銘之先生諱詵字桂翁

號桂隱其先清江之翟斜族也翟斜之族自宋公是公非弟兄叔姪以文學聞天下號江右三錙先生之先世有諱滔字禹績者由翟斜徙吉水之南嶺傳六世至彥升彥明兩弟昆升留處南嶺明分處北坑北坑以地居上游號上族因號南嶺下族升自鵬舉五子競爽第四子曰僴字端臣生子少齊字思賢是為先生之高祖考少齊生子撒字德卿宋太學内舍從誠齋楊文節公游子鈐字衡甫受知文丞相號蘖隱生子仁榮字雲祥號

習靜與弟化龍長子元方同領景定甲子鄉薦明年俱
及進士第雲祥授平陽尉先生平陽第四子也生二歲
失母七歲失父九歲宋亡奮以頴悟之資自樹羈孤之
中能不墜先業又斥大之今之大夫士論先生德行道
藝必推本其先人於是平陽之聯科雖不獲究用於季
代因先生克紹咸稱其有子而錙氏自翟斜而下蓋有
光焉先生之為德不為世俗之所搖敓不為風聲氣習
之所淪染卓然以重厚醇雅進與鄒魯士埒而無怍容

事諸父及諸昆弟盡恭敬友愛之道先世恒産悉推讓之子姪及門必厚遇以禮伯氏蚤世其子古臣方幼撫育教誨使有成立古臣卒又撫其子如古臣夏氏女没所生角覊未亂教育而婚嫁之如禮晩即南嶺刱始祖祠率族子歲時祭祀以正昭穆之叙居家處鄉有古君子風訓學者能以師道自立至其爲文根柢六經靨饜子史躪轢百家渟滀演迤資深取宏粹然哲匠達于宗工洨古融今自執其鞴攄慮不獲靡施弗宜雖未嘗露

其儁傑廉悍踔厲風發之狀韞玉在櫝氣如白虹不可
掩抑四方求文緜屬於門有古文若干卷諸體詩若干
卷駢儷書劄若干卷揔題曰桂隱集蜀郡虞先生豫章
揭先生及玄皆嘗敘之各以所見極其形容詠歎之盛
然以先生之文徵吾三人言有不行世者乎先生沒吉
之弟子顏成子狀其行稱先生年十二三時長於宋季
程文若律賦論策臨文沛然蔚有老氣宋之遺老鉅公
若季公鶴田肯堂深齋三公於先生為毋黨尊行一見

即以斯文之任屬之中齋鄧公須溪鎦公於先生為鄉先正見其文尤加嚭異鄧公嘗延之家使範其子若彭巽吾晏山心於先生為畏友往往推服延祐初科舉復興先生年纔四十餘州里有司舉孝悌明經太守強勸之駕先生好古與主司琵竽理之必然不足深論先生退自場屋一時名家欲其子弟覩進取者必厚幣求師事之古有善射者射牛鏃掠牛腹舍麤詰精以不中為勝賢父兄願欲得其不中之奇他日與拘拘然求中者

角我欲中斯中耳方厓蕭公為御史以教官薦學山文公為集賢以館職薦尚書鵬南鄭公過廬陵見之歸朝以遺逸薦公卿推轂當時賢士推轂者可得美譽賢士何為焉先生生以宋咸淳戊辰八月二十六日卒以大元至正十年九月十三日年八十又三葬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墓在州之仁壽鄉東槎灘娶印岡羅氏有婦德能致內助先二十年卒子男三長立敬先五年卒仲尚文克世文學先生鍾愛之惜早世季應麟業進士

女四人適同郡李以孫夏昶彭鎡蕭泰端皆宦族孫男七觀先天次珵瑜諒璉讓珣珵今除龍溪書院山長孫女八曽孫男二玄於先生未獲一識而書問不絶相知為深虞公晩歸田過從甚樂每有相見遲莫之歎虞揭二公皆先卒玄以垂髦之齒獨得銘公銘曰宇宙氣化消長有時斯文盛衰不繫于兹富貴倘來非悠久功名時至亦易就惟兹二事衆可㬰天畀斯文曰予獨近代四家廬陵眉山臨川南豐頡頏其間展也桂隱實宗歐

陽豐曾約蘇謹嚴歸王天懋其施不靳所重我其承之
貴若光寵在衆不隨予獨不訾不貤厥賚俾昌于詒

元故旌表高年耆德山村先生歐陽公墓碑銘

至順元年冬十有二月南郊禮成詔天下民年八十以
上無失德者有司以高年耆德旌表之表之兮宜山村
先生歐陽公是年九十以齒以德當應詔元統改元又
詔賜高年帛公年九十三縣大夫來致帛見其人物議
論之偉驚且喜曰此豈徒有年者哉二帛未足以示尊

禮也詢前詔旌表猶未徧舉方謀為之請𤣥適在朝登以文白當道檄有司奉行之於是旌表將至偶近公生朝子孫請即是日拜命為壽有司從之比至疾遽作竣事未幾卒後八年𤣥謁告南歸訪族防里至公之門旌表焕然而宰木拱矣予惟德以里名士孫復孫所状公行請銘其墓𤣥忍銘乎忍不銘乎公諱涇字源清號山村先世自安福令而上詳見吾宗楚國文忠公譜令以下數世有自安福還分宜防里者至公傳十有六代代

多文儒曾祖安世祖必恭父起宗皆教授鄉里世父龍瑞登宋咸淳七年第公資貌偉特少以力學得羸疾有授以食療法久乃愈岸性孝友執親喪至柴瘠毋起必杖為親擇葬地術家言某兆吉公曰何自致之曰以公孝感當自致已而果致季弟目眚溫涼饑飽謹候伺之如是數十寒暑無幾微倦色沒而哭之盡哀葬之盡禮倫誼之重里人至今以為式家居飭子孫常舉平心待物四字為訓能以身教故子孫率從由是忠厚日積致

家日肥奉養日腴而公如素之習不改平生被服前代衣冠未嘗少易華靡子孫亦不能强之暮年身健神清稠人廣坐與一二同輩談承平舊事移日不倦歲時會族少長咸至多至數百指語子孫曰天倫之樂無以踰此饔飧隆殺非所計也爾後人毋廢斯禮早年習舉子業精敏有聲場屋與季父同登俱待補國學葉丞相守袁遇士慎許可見公之文獨稱賞求識公面屢加薦達至宋亡科舉廢乃更沉潛性命之學手編諸經傳註彙

粹先儒格言其精義奧旨融貫演繹多所論著細書大帙充牣巾廂詩文理致自足不事彫斵舉動一出誠恪不勞矜持嘗有老僧一日同集人見其踧踖於坐詢之曾從出學公教學者無他言唯勉其用功根柢異時少自樹立即有依據後進往往佩服其言生以宋淳祐辛丑六月二十六日沒以大元後至元乙亥十一月十一日年九十有五沒之明年丙子八月某日葬于里之小龍源娶某氏先公卒子男一惟德字秉彝幹蠱有譽克

大厥家公歿之歲子已稀年今將八十康勁勝常人每以公壽期之孫男二務敏務實皆業進士曾孫男一玉成孫女一適彭曾孫女二長適朱少適許皆名族玄於公為族弟先世徙瀏踪跡雖逖知遇獨深銘墓之請誼不敢辭銘曰惟公之身實備五福壽躋期頤富有弟禄弟禄雖富公恬不知曷其康寧豐約不移惟其不移可久處樂躭書味道生不飲樂好德已稀况德之積迨夫考終數近滿百太樸未斲全福有人豈獨全福有行有

文有文匪他惟性惟理以淑其徒以遺孫子有覺其闕

國旌壽駿天光所臨百世流潤爾孫爾曾赫奕其承同

宗匪吝惇史足徵

居士歐陽南谷墓碑銘

居士諱同寅字向甫號南谷袁之鈐岡防里人也世爲

望族家饒貲尤多儲書居士自幼爲學質實既長賦性

剛塞居家庭有孝行處鄉黨有直聲輕財而賤利貴義

而重德姻族有孤遺少任其教育長釐其嫁娶里中貧

乏者飢有其粟死有其棺殣有其域歲旱先其鄉人禱不大雨不止鄰有災集救賞募熸夫必撲滅乃退人有訟求正善譬析以理閭閻細民有戒心来歸輙聚而保之五六十年之間未嘗希知遇於當世故已之德人者甚鮮人之德已者甚多嘗訓諸子曰處善循理人生至樂仕宦何為當道以教官薦辭不受又嘗自賛其畫像有曰務本之學施於孫子士稱其言先行而後從晚歲家居優裕肆力於學適意於文廣坐辯論經古專門士

或病之天歴已巳夏五月疾作醫至却藥不飲疾甚諸
子請所以命輙厲聲曰若輩皆四五十之年猶待剌剌
語耶有間曰張公藝九世同居惟一忍字汝曹識之端
坐正衣冠而瞑是月二十日也得年七十有六至元丁
丑十二月壬辰葬臨江新喻鍾山鄉龍伏之原曾大父
峻大父珦父夔顯積德起家初娶鄒氏繼室許氏皆先
卒子男四震亨晉亨巽亨克世家學鼎亨仕八番有招
蠻功宣撫司辟薦以官聞毋喪歸不就巽亨仕湖南辟

清湘縣儒學教諭以親老辭女四適李適彭適胡適劉皆里名家孫男四長天祐次天福蚤卒次天與天啓孫女七曾孫男三曾孫女四吾歐陽氏以有夏支裔封越後并於楚受封於烏程之歐陽亭侯子孫以亭侯為氏歷兩漢涉魏晉六朝唐宋迄今南北歐陽惟一族非如他姓各有所從始者然自涿州太守而下顯者曰冀州渤海青州千乘千乘中絶今皆渤海後又自率更令而下顯者曰長沙自吉州刺史而下顯者曰廬陵其實出

於一詳見唐書宰相世系表及我充國文忠公譜說居士先世繇廬陵之安福義歷遷今防里上世有府君諱俤在諸昆弟中子孫多遷居外郡有復遷安福之早禾田有遷潭州之瀏陽馬渡者若是者不一居士亦俤後於防里其處者也玄之於瀏陽遷者也由始遷至先叅政冀國公纔三世故世次可考居士於冀國公族弟也玄於居士族子也巽亨來京師求表居士墓義不敢辭為之銘曰才周世用世用則訒德應人求求人則恡我

宗儀刑遺不我愸我表其葴三世其親

讀圭齋先生所撰南谷居士墓碑知昔人之所積者忠厚深長其遺諸子若孫固異乎衆人也自凋謝之餘而資源昆弟皆卓然復昌其先世又知天之報施善人果不爽也嗚呼世之人何苦而不積善哉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有二日翰林黄子澄書

永新龍母吴氏墓銘

晝而出必掩面幽其明銘何炷宵而行必秉燭明其幽

銘何瀆生存正沒順寧酌二義可也銘婦之冢嫂之丘

繄吳氏羅其憂事莫艱彛倫�公無怨私無瘵姑宜家

叔宜室卑者勞尊者逸城有屋郊有居相夫子手拮据

子於親無二上禮有別孝無讓父之命子之訹人信之

惟天理惠于宗德于鄉宜太史銘其藏

余拙於書病餘愈拙近日求予文者多强予書余不

得已力書以塞其請然實非余之素志也禾川龍孝

子謁其母吳氏墓銘獨能見諒於是請太常博士劉

聞大書余甚嘉之因書銘後使知得余書者不如諒余書者之使余感也致其詞來請者其西賓戴與權也其人左賢使余不忌歐陽玄書

元處士劉公梅國先生墓銘有序

公姓鐳氏諱隆瑞字齊賢世為安成望族幼穎悟力學家居孝友遭父母喪勉力襄事動循禮則宗黨繩之遇諸子姪奬借誘掖期于成人才性跅弛輒加警約劉氏塾業彬彬可觀公教居多世變桑海舊家子弟與悍奴

容乘勢恣睢公奮以法鋤拉强梗至元甲午猺寇陸梁
青山朝廷遣簽樞督捕輙欲禽獮其鄉閭者竄匿公遠
迎大軍供億畢給民用無恐豪右有宿憾于鄉伺間報
復公辯出無辜活者千計寇平師旋居民殘燬札瘥存
臻公被府檄勞来遺民賑飢療疾流亡四集有司築堡
壘以戒不虞公曰軍名備禦實則病民卒言大閫遂撤
其戍民迄今便之公機警倜儻踈財樂施為人熸難觿
糾德色不見幾微晚歲延名師淑諸孫暇日觴詠暢適

泊然無求於時所居多梅因號梅國先生至治壬戌四
月十五日卒明年十二月十六日葬鄉之南山壽五十
有八按狀劉氏在南唐時有為袁州刺史者始遷安成
螺湖傳至克都府君再遷南溪五世為評事府君良輔
二子長廸功郎龍南尉汶次脩職郎沅陵令崧沅陵子
醴陵令孔彰善誠齋楊文節公萬里醴陵子塤塤子鑑
以文學顯終承事郎秘書省校書郎秘書生天福脩職
郎廣西帥司幕官是為公之考號恕齋澗谷羅公椅婿

之嘗及接見後村劉公克莊爲人慷慨多智畧與文丞
相有嫻好雅見器異須溪鐂公辰翁青山趙公文靜德
王公夢應復心崔公君舉巽吾彭某皆嘗與之遊君子
於公行義之卓尚論先世緼蓄之深先友過從之盛而
知其負挾有自來矣伯兄震漕貢進士仲兄薦補國學
生咸有士譽公娶王氏女有婦德能持家後公一年卒
子熚字持敬孫曰漢善鵬嵩岳正泰鈞貫凡九人述行
狀者湖南宣尉副使周君志仁介熚請銘者太常博士

劉君聞也玄識㷀久銘何可辭銘曰安成在漢隷邑長沙十世有美蜜湖是家處士侃侃濬厥義問秩若紀綱不煩以紊範族以正剸物以剛抑浮惇雅植弱耕强𪗋嘯于㪍王師薄遵鴻飛于渚公曰曷歸素箏寔門其勇萬夫馳其有餘翼蔽一隅孰弱爾巢我堅爾屋孰荒爾田我庤爾粟民將德公尸祝百世公曰噫嘻我求無愧衆芳所都紛郁粹醲涵泳堯仁優游以終彼秩三品奉常斯謚法當立傳太史乃議奉常言之銘者太史儕是寵

光展也君子松栢鬱鬱君子之域宜爾子孫維德之植

元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

同知經筵事豫章揭公墓誌銘

至正四年七月壬辰翰林侍講學士揭公曼碩以總裁宿史館得寒疾歸寓舍戊戌薨時京師大雨彌月朝縉大夫聞者不避泥潦馳往哭之人人盡哀明日中書出公用鈔二千五百緡率先為賻於是樞密院御史臺六部以下咸致賻儀有差車駕在上京適遣使賜諸總裁

及史官燕勞以公故咸援禮辭中書為改燕之日使者歸上京白宰相宰相以聞有旨賜中統萬緡給喪事有司議以驛舟送其櫬歸江南孤泫奉史官劉聞所狀行詣玄謁公墓銘玄與公三為同寅相知為深公死為之哀痛踰月不能忘故不銘有所不忍銘有所不忍九月泫將扶護登舟迺勉叙而銘曼碩諱傒斯姓揭氏生而穎悟年十二三讀書屬文即知古人蹊徑家貧不能具束脩從學惟蚤暮刻苦父子兄弟自為師友稍長豁然

貫通日有增益未弱冠里大家延之授業諸生年或相等皆以師道嚴憚之二十餘負儁譽游江漢間司徒程楚公為湖北憲使竒其才妻以從妹皇慶初程公入朝公館其門時國初諸老尚存聞程公有佳客咸願識之及與之言薦恐後延祐元年用薦為翰林國史院編脩官三年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四年遷國子助教學士承旨復奏留之五年謁告歸泰定元年復授應奉翰林文字丁内艱去職天歴二年秋文宗開奎章閣置

授經郎教勳舊大臣子孫於宫中公首被選至順元年預脩經世大典三年書成超授藝文監丞叅檢校書籍事元統遷翰林待制後至元四年擢集賢直學士五年奉旨代祀北嶽北海濟瀆南鎮竣事引疾便道由浙左歸豫章六年以奎章供奉學士召未至改授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至正改元兼經筵官二年陞翰林侍講學士且命同知經筵事三年年及七十請致仕歸上聞亟遣使追及瀟南拜表力辭再遣使奉上尊諭旨

還撰明宗皇帝神御殿碑文成求去不聽夏四月詔脩
遼金宋三史命右丞相為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特穆
爾達實以下凡六人為總裁官公預其選遂不得辭明年
遼史既進金史垂成公薨壽七十有一揭姓相傳出楚
司馬氏世遠姓稀譜逸或云出漢功臣陽信侯或云出
安道侯漢以後揭氏居高平居汝居郢唐乾寧中有諱
鎮者以左僕射持節袁州刺史揭氏仕東南者昉見於
此今江右諸揭居豫章居盱廣昌皆大族豫章族始祖

禛盱廣昌始祖塡推其訓名葢禛塡伯仲曼碩居豫章豐城今為富州曾祖光朝妣黄氏祖性聰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妣黄氏繼何氏並追封豫章郡夫人父汞成以邃學篤行見推前輩先賜謚貞文先生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妣黄氏追封豫章郡夫人皆以公貴推恩初娶李氏繼程氏荆湖北道宣慰同知巖卿之女先公卒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子男二長汯國

學上舍生克世父業李氏出也幼廣陽生始四歲女一人適秀才楊湘孫男一敬祖孫女一公職子弟未嘗有纖芥貽其親憂昆弟有無相通始終無閒言少自處約立身洎有祿入服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思其親曰吾親未嘗享此故平生清苦儉素老而不渝在京師三紀官至五品出入始乘馬為授經郎諸貴游子弟見其徒步每蚤作宮門辨色輒先諸侍臣至謀為之買馬公聞之自置一騎尋復鬻之示非所欲初遊湖南見前宣尉文

恵公趙湛趙素號知人謂公曰君他日翰苑名流憲使
涿郡盧公摯見輙稱許其歸朝竟以翰屬薦之薦牘今
在掌故至京師受知太保李文忠公孟樞密王文定公
約承旨趙文敏公孟頫學士元文敏公明善先是東南
士聚輦下如四明公桷巴西公文原雍郡公集有盛名
公卿間既而貢集賢奎章周待制應極薦之皆馳騁清
途公與清江范梈德機浦城楊載仲宏繼至翰墨往復
更為倡酧公文章在諸賢中正大簡潔體制嚴整作詩

長於古樂府選體律詩長句偉然有盛唐風楷法精健閑雅行書尤工國家典册及功臣家傳賜碑遇其當筆往往傳誦於人四方釋老氏碑版購其文若字袤及殊域門人集其所著已板行於世在國史時李文忠公見所脩功臣列傳撫卷歎曰他人謄史牘耳若此方謂之傳在奎章時上覽所撰秋官憲典驚曰兹非唐律乎又覽所進太平政要四十九章喜而呼其字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卿等試觀之其本常置御榻

側為經筵官今上聽其講篇深嘉其忠懇故其際遇累
朝皆非疎遠儒臣所敢望者延祐末朝廷俊罷群臣贈
典公之父獨得賜號貞文又賜之碑天歷至順中大臣
有薦文士人主必問之曰其才比揭曼碩如何累稱其
才可用欲罷使以政今上初即位一日使衛士名公至
則以内府所賜諸王段表裏賜之將賜躬自辨識然後
以授講經退又賜金織紋段至正改遷格諸超陞不越
二等公由中順大夫進中奉大夫獨不為例超授四等

轉八階進神御殿碑特賜楮幣中統萬緡白金五十兩
中宮亦賜白金如其數又為之賜貞文書院額仍許置
學官若此異數公受之踧踖不見幾微自衒之色而許
國之志益自奮厲故處散地論政薦士以古人自期王
文定公嘗言與揭公談治道大起人意對大臣言其辭
不及他第言某處災傷未賑卹某政弊未除某人賢在
下位未擢用自瀞南召還丞相與候見便殿因問方今
治政何先公曰養人養人何先公曰人才當譽望未隆

之時養之在朝廷使周知庶務一旦用之自識治體及置史局又問脩史之道何先曰收書用人又問用人何先曰用人先論心術心術者脩史之本也心術不正其他雖長不可用公求去之意未釋上使丞相及諸執政面諭留公公曰使揭某有一得之獻而諸公能用其言天下遂獲其利雖老死於此不恨不然何益之有他日集議東內公倡言鈔法大弊合用新舊銅錢權以救之政府不樂論議辯駁示以顔色公辯不少變丞相心深

敬之故人才因公言知名善政因公言張本公出不以告人人亦鮮知之惟豐城地不産金而金課益倍為害歴年公上言罷之集賢考校諸路學官所業下胄監移博士吏文淹滯儒者公請改其制以其事付本屬官竟得奏允御史言下第舉人以充學正山長鄉舉放次榜以充教諭學録廟堂以咨公公力賛成之此世所知者考鄉試會試一廷試為讀卷官二國子監公試七多得名士後居要路所教勲舊子孫後多為重臣公待之洎

然不矜詡以爲聲援於程公禮若賓客人弗知其為肺腑親性耿介易直好善惡惡表裡如一聞郡縣有一廉吏他日臨文必旁引曲諭以極其稱道或恐其過聽失實公則曰如是猶不足以勸善況敢億不信乎至聞吏有貪墨病民論之曾不少恕嘗有郡侯以勢諷其部民奉金為公壽求文記其徳政公頗知其人斥之曰汝郡侯所行如何吾敢有以飾辭為諛乎其人未幾以賂敗朝中名臣意趣或不與之合終身不一造其門雖嘗以

是為軏公曰吾之進退用舍一聽諸天人何能為世路
齟齬時或不平心有所感形諸詩文旁觀謂其太甚公
曰言當如是不必慮也其遇善類及新進諸生乃復恂
恂汲引莫年求文者多寢食為廢子弟數以為言公殊
無厭苦意有客為人求文而私其金公既予文他客發
其事公曰已受之矣終無所言聞者稱其長厚臧獲有
過徐以理責之人問之曰長上遇下稍見卞急後生便
習暴戾當以身教稟性堅壯動作簡便羣下易事公集

必登官事尤勤進遼史後有旨奨論史官早成金宋二史公奉命黽勉朝夕匪懈先代故事臧否奮筆書之身任勞責不以委人屢言今人徒知求作史法不知求作史意古人善言雖微必詳惡事雖隱必書其意主於勸戒耳當暑濕盛作移居館中頗自恃其精力跡於攝生遂致疾不起昔玄與公共脩憲典公素習律儀又勤於考訂書大半成於公今又共史事公之勤不減昔時乃遽失援公未病前數日謂玄曰某平生愛公文恨無因

獲一言早晚史事成求公作貞文書院記記成而刻
吾志畢矣玄敬諾之悲夫斯言詎意未記書院而先
銘公之墓乎汯卜塟某鄉某原期以某年月日預為
之銘銘曰古稱良史造物忌予敘是非擅萬世嗟公
直筆亷不劌奬善懲惡義之比惡書不貸善書亟寒
暑晝夜勤形思公起南服抱腹笥布衣徒步品第二
尚方名見呼以字致君惓惓効獻替講經作史出一
意陳規進戒為已事惜哉負挾勤少試徒抒精忠載

言議感慨論列時出涕唐之甫也漢之誼以文發身卒以斃豐城故墟干將瘞夜占斗牛有文氣將徵遺篇錄後裔

元故將仕郎臨安路録事羅君墓誌銘

延祐二年仁廟初以科目取天下士左右榜得五十六人時朝廷驟黜舊制一以經學行義取人所得士非故業舉子以應時需者十五六年間司風紀掌綸綍内綜機務外使絶域才不乏使其間居位勇退能以風義先

天下則惟羅君求師一人求師諱曾家廬陵新安里登
第授將仕郎寧都州判官再調臨江録事以初授官終
焉其退非有扞格不偶亦非以材具不適時而所慕有
大於此者惕乎若不能以斯須留故同年之士聞君之
風反自脩省失所負挾怡然欲爭君之髙而莫之能也
君至寧都蔡寇甫平凋瘵未復奮以身任撫摩芟其强
梁薙去宿蠧久乃按堵臨江素號繁劇吏初疑儒者劣
於剸裁君夙夜勤恪事無留難朞年綱紀脩舉一日聞

親有疾遂棄官去自是不復出仕以死惜哉羅氏吉望族曾祖士友宋承務郎致仕士友毋年滿百故相文山文公與其子弟有斯文昆弟之好奉幣載酒升堂拜毋題詩聽壁鄉里榮之曾祖妣蕭氏恩封孺人祖㞕父寅君孝出至性親病自臨江歸拜醫嘗藥衣不解帶親終毀瘠异常禫除餘年哀不忌嘗廬毋鐳氏墓蔬食數歲不變事繼毋習氏尤孝其死習慟之切至其平居終日忻忻喜慍不色莅政廉約遇物謙冲自束髮與人交不

見幾微褊心登第偕同年蕭君立夫舟還蕭僕死給以
已從蕭病臨清一月君一月留甘苦燥濕共之未幾蕭
即世教其孤遺長妻以女其所為不愧古人類如是泰
定四年丁夘十有二月二十二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四
十有五以次年某月某日葬于廬陵之清湖娶文氏子
男一人會之克世其學造物之報庶幾在兹女四人長
適蕭齊餘幼齊即立夫子今江西鄉貢進士狀其行來
求銘嗚呼余於君為同年又同生昭陽協洽之歲齊來

始聞君之訃乃哭諸寢門之外為之銘曰雅之烏烏不止於藪而集于枯車之輚輚不馳于坦而陟于阪嗚呼羅君士之以為難兮君固即所安兮而卒老於一官兮

曾秀才墓誌銘

秀才曾氏子一漢既没于江南其兄德元在京師聞而哭之慟知其葬有時奉行狀乞銘於歐陽玄拜且泣曰人之生茍有德慧孰不願有辭於永世也弟一漢實曾氏才子弟今不幸短命父兄不能續以長願得先進一

言以傳庶幾猶未死也玄聞其言惻然乃叙而銘之曾
氏永豐顯親里大家一漢字明善本曾似翁第三子大
父悼其兄之似俞早夭無後以繼之大德十年丙午五
月庚午朏生天歷二年庚午五月癸丑朏死是月戊午
改至順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之原一漢五嵗讀
書數千百言過目成誦少長無童心年十二三能文章
十五六頎然長以弁不尚浮靡不事貨殖篤志道德性
命之書能服行其言事父兄善交朋友信遇宗族之長

老恭未及壯有學行詞章凛凛趍老成人初師里士劉福遠習舉子業精熟尋執贄臨川吳先生門受諸經說大稱穎悟年二十有五病瘵喘以死方疾未甚四月十日有厲風從西北来拔並舍大木似翁著得未濟之巽心疑之不踰月一漢乃不起妻鄒氏子男一人萬奴裁四月而孤行述似翁所自作其文不勝哀有甚於徳元言者嗚呼為父兄鮮有不愛其子弟者論才不才恩義有不相掩者一漢死父兄若失希世重寶不能自存嗚

呼一漢真佳子弟矣乎銘曰麟之不角麏不如殰鷗之不翰鷇不如𪂇奪其所有無予之爲瘉隳其垂成無生之爲寧坎而深樹而椮無重傷其父兄之心

歐陽竒翁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文壽號竒翁姓歐陽氏𤣥之族兄也其先由廬陵徙安福之義歷復由義歷徙分宜之防里曾祖子敬祖西園皆篤厚好施與鄉稱長者考登仕郎化龍慷慨以功名自許妣李氏有淑德公生以辛未五月初四日

卒以癸未六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三賢配彭氏出里名族子所性才幹克家孫吾貫篤問學善吟咏頃予在朝公遣姪勞予京師及謁告南歸又勞予于家囑叙其譜詎意譜序成而公沒矣聞訃哭諸寢門之外不能堪未幾所性懼公湮沒無傳屢以墓文為請將以圖於不朽予雖欲遲之恐歲月逾邁無以盡情則于墓文又烏可已耶公自幼頴悟甫數歲讀書過目輙成誦年十餘挾書出就外傅勤謹不懈鄉人有厭其夜讀者公焚膏

繼晷諷誦不輟自若也父沒不勝哀慟廬墓三年而後歸仁宗族義鄉黨内外稱之無閒言常恐子弟廢其世業延名師儒訓切之日復親督其課夜分乃止如是者以爲常中年文學大進不求利達師表鄉閭晩節深居罕與人接見惟幅巾藜杖逍遥林壑閒從一二賓客自娱其髙尚槩可見矣以某年卜葬安福縣六十七都地名黄竹坑坤申山寅艮向之原玄於公爲族弟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裕巳範世兮學行允敦内藴弗施兮既

滅且淳乎克其家兮孫踵其仁勒此貞石兮其永有聞

圭齋文集卷十

圭齋文集卷十一

元 歐陽玄 撰

阡表 哀辭

安成劉氏儒行阡表

至正甲申安成劉君粹衷以翰林應奉為後宋局修史官未病前一月述其先世梗槩凡葬于里之儒行鄉者幾所總名之曰儒行阡謁余表之余諾其請矣粹衷未幾病作又未幾疾甚遣其子都來趣余為阡表余有所

不忍也已而果卒哭之盡哀而告之曰古人有挂劍之義儒行阡之表余諾君請矣余忍有愧於古人乎越二年丙戌春余將南歸乃表之曰安成在漢屬長沙國定王發子孫衆多今安成鄱氏獨多於他所蓋其後然安成之鄱亦有兩支焉其一曰南陽太守遐之裔遐魏元陽堉也考遐之先亦漢宗室粹衷性質直叙其先世起自五世直卿府君迄於父龍泉府君行實有可考者書之其不可考者則亦闕之而已矣直卿府君諱諤娶彭

氏没合葬小唐之原子雄材字子厚生淳熙壬寅歿景
定壬戌祔於先塋之東南娶李氏葬雙牌嶺繼王氏祔
子厚墓右生三子長炳字季文歿于至元乙酉祔祖塋
之左次熯熾皆無後季文生三子長應龍娶趙氏歿同
祔李孺人墓側次祐孫娶鍾氏合葬由慈灣次承翁字
德甫王氏出也累監吉水泰和吴城南康等稅生於宋
淳祐壬子六月歿於大德壬寅四月祔祐孫之塋娶穰
氏生景定庚申之十一月歿大歷之九月祔王孺人墓

右子𤇾字明卿生至元辛巳沒至治壬戌以子貴贈承事郎龍泉縣尹葵里之稼木塘娶陽氏封宜人子性即粹衷孫一人曰都此其自叙若此五世皆業儒其鄉又以儒行著名所曰儒行誰曰不宜大夫士惜之者曰劉氏數世力學至粹衷始有禄爵于朝以粹衷之才使得中壽其所就豈可量哉余則曰天下之事惟不足故有餘日行一日不及天者一度月行一日不及天者十三度有竒是不足也積其不足乃有餘分及有置閏則氣

朔分齊而成功矣天且如是而況於人乎人謂之不足則鄱氏之有餘慶者庶乎在此粹衷有學識能詞章會試御試皆第二在南士中實第一名為旌德縣尹廉明有威政化大行遷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誥兼脩國史院編修官其與修宋史大愜士論余庚午科考試南宮實余所得士有斯文之契故為之表云

蕭同善哀辭

人貴有後兮子貴為男男固可尚兮子職曷堪生而懸

弧兮西東北南終老鄉下兮壯志斯慚違親從祿兮孰
爲旨甘榮與養俱兮此樂孔耽求備造物兮十無二三
一或缺望兮終身之嗛隱君有子兮詩禮是擇更習律
令兮讀例與凡夘以儒薦兮辰抱憤慘沂瞻隱君兮宰
木既斬幸哉有母兮華髮滿鬖兒服楚楚兮懷毋擔擔
燕碪十霜兮吳桑幾蠶縮戍望吏兮匪進之貪生可為
養兮逝恩其覃歲月不貸兮枯魚之銜吁嗟隱君兮聲
流颯颯孝則愚史兮壽非彭聃遺世任傺兮脫身戈鈒

負毋逭逃兮賊鋒以戒荒流血漸腓兮惟脢之咸創巨
雖遠兮永卹之函掾語反是兮煩憂如惔泰山有雲兮
起乎嵒嵒膚寸裒合兮八翼可曇維此下洳兮氣升江
潭將族而雨兮風釃其醰思溉根本兮澤第及涵感彼
何易兮順如馳驅此進獨難兮右跣履巉所處實異兮
命疇弔譏擔志不渝兮明神允監稅為哀詞兮視此幽
劉

圭齋文集卷十一

圭齋文集卷十二

元　歐陽玄　撰

經疑

問夫子以小器稱管仲而又以如其仁許之何也

對聖人之用人有以德之體言者有以德之用言者不可以一槩觀也夫以德之全體而言則天之所以賦於人人之所以得於天者其體甚大也惟聖人為能踐形下聖人幾等而以德之全體論之烏得不必為之貶哉

故喻之以器器者如物之所受淺深限量自有不可得而誣者也若夫有以徳之用言者則不然夫徳非徒貴乎足已以其有及物之功也而王霸之會世變之來有人於此乃能明大義以安斯民聖人即是論之安得不深許之哉故稱之曰仁仁者之用莫大於愛物也迹其恵之在民心功之在天下亦安得而泯之哉昔夫子之論管仲或曰小器或曰如其仁其體用之殊乎夫仁之一字夫子未甞輕以許人是以顔冉之流工夫造詣之

高下夫子於言仁之際若有分寸較於其間獨於管仲則曰如其仁如其仁既許而又不一許之豈有他哉盖自姬轍既東楚氛浸盛生民之擾擾紛紛者未有紀極也仲也出而相桓公合諸侯匡天下不以兵車之力焉其仁之及物為何如邪求之當時未見仲比也至於其器之易盈不能使已無三歸之僣公無多嬖之失齊政旋踵而衰則器之所受不過如是而止使其擴而充之以至於一初之全體則可以拓聖賢之業載宇宙之重

惜乎非仲所能及也葢必至是然後為大器之體叚焉仲之為小不亦宜乎然則聖人之論何往而非公乎

問孟子以隘與不恭稱夷惠而又以聖人百世之師推之何也

對人有絶世之行可以為聖矣而未至於化也故不能無一偏之弊焉夫聖而至於化則世無得而名有聖人之一事而至其極焉始有絶世之名矣由其有絶世之名是以清者一於清而未必和和者一於和而未必清

於是不廣之意擴不恭之氣象生焉雖不害其為聖人也而君子至公之論豈得以此廢彼哉孟子之稱夷惠或曰隘與不恭或以聖人百世之師推之非異論也自今觀之讓國而逃諫伐而餓與夫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聞其風者頑廉而懦立薄敦而鄙寬則百世一夷惠而已誠聖人也然而朝冠塗炭之偏袒裼我側之汙不幾疾惡之已甚同流之無別乎大抵清不期於隘和不期於不恭特其不能化而馴致其弊焉彼夷惠亦不自知

其然也由是觀之負絕世之名者夷惠之得為聖人以此也其不得為大而化之之聖人亦以此也若吾孔子則不然絕德悲拒陽貨見小君於衛國應佛肸於中牟時乎清時乎和無適而不可也夷惠能之乎故不觀孔子無以見夷惠雖然亦豈可以是遽少夷惠哉孟子曰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然則二子亦孔子之徒歟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

惟時

自古者以成德觀人而人才治效之盛為不可及也夫成德者君子自然之德然君子有是德而不能以是德自見於事功惟古之聖人有以知之而每以為觀人之法焉凡有司百執事之臣莫不由是而取材故嘉謨之入告庶績之咸熈無往而非是德之形著也人才治效之盛無越於帝舜之朝此其故歟書曰云云所謂九德

者非皐陶所謂人之有九德歟訓書者以為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自帝世以知人為難而皐陶陳九德之目或養直而温和或簡易而廉隅或果毅以為擾或塞實以為强其他或六或三不一槩也有六德而嚴祗者則錫之以有邦有三德而宣明者則任之以有家觀人之法拳拳於九德焉生斯世者不患其無位也而患其不能有是德於是莫不精白以承休勤敏以趍事者以聖人能翕合而受之敷布而施之也人見其俊

又在官也而不知九德之時措也故夫九官相遜玆非
百僚師師之興起乎十有二牧惟時亮天工玆非百工
惟時之則傚乎所以相遜所以亮天工者非九德之君
子孰能與於斯由是觀之九德咸事之一語其虞朝觀
人之法得人之本歟後世惟殷周之宅俊灼俊意為近
之故其人才之盛亦髣髴有虞之世秦漢而降急於功
利權謀之近效而用區區勝德之小才於是九德之目
僅存於書耳或曰虞廷君子之多而舜猶以知人為難

者盖慮靜言庸違之在朝讒說殄行之震驚朕師者未盡杜絶聖人觀人之法不可一日廢也然吾觀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之後則君子多而不仁遠矣故又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策

問今天下之事有可言者多矣姑舉其大者言之冗官之未汰銓選之未精殿最之未明法律之未定此四者方今之急務朝廷之所欲聞而

士君子所當講者其參酌古今以對毋泛毋畧

對洪惟盛時設茂科策多士而開其直述之門執事典文衡詢承學而試以時務之大夫天下之事誠多矣至於大而可言者亦今世之所囁嚅者也自士大夫間以道故常為練事以言要切為干時是以至論罕聞今執事不循故常不貴泛畧舉急務以詢諸人豈非盛時開直述之門而得為不諱之問然而所謂直述者非以其文朴野而以其言之切直也既以不諱問宜以直述對

昔夫子以林放爲大哉問非大其問以其知本也事不知本多言何裨愚請言事之本矣明問有曰云云是四者方今所欲聞也愚謂非特方今之所欲聞乃方今之已行者也其間行之弗竟守之弗一或者未究其本乎如宂官之汰大德之初嘗舉行之中書以打減置局而董之以平章某公或議某司當併某司則創某司以兼領之議者或創而罷者尋復矣辛亥更化渙發德音減遥授之官改陞創設者日議併罷乃併通政於兵部武

備等院皆復舊制京畿寺監罷者非一是則冗官汰矣然而輿圖之廣郡邑之衆旁蹊曲徑之捷出者未悉汰也銓選之精則自混一以来立省選部選之法為二別子弟承襲承繼承蔭之例為三設吏員譯學儒業軍功出身之科為四是則銓選精矣然而氏族貴賤之未别歲月賢否之同淹或未暇精也殿最之明則自大德皇慶以來定十三條之章法或遣宣撫廵觀或命御史徧歷是則非不明也然而各處廉能五人之薦未見即用

也三考黜陟之法未見可久也法律之定則非無至元新格也非無省部之編例也然而掾史一時之議擬而通行者盡合於至元之法意乎廣平何相之撰擬而未進者竟能為大德之成書乎由是觀之四者非不知也非不行也愚請論其本焉其一曰汰冗官之本在於減閒散之俸以厚正官塞僥倖之路以清正選今正官之俸甚薄而散秩之禄尚多昔劉景升有大牛噉豆數倍而負任不及常牛曹操以之享士戒冗食也况方以歷

俸為出身減祿俸之無名則出身有限矣若僥倖之門
斯又正選之大患也古者判行使之置槓外同之設未
必非有所循而為是名以處之而漢之爛胃晉之續貂
實濫觴於茲誠能如漢文欲用嗇夫而張釋之終以為
不可家人濫求郎官而明帝終不以為私恩則冗者可
汰矣其二曰精銓選之本在於嚴族屬之分以尊吾國
人畧歲月之考以拔其才用今之女真河西明有著令
而自混色目北庭族屬鄰於近似而均視蒙古乘堅驅

良亟列通顯葢我國人天性渾厚不自標榜恐恐數百年之後求麟趾之公姓不可復别異矣欲還淳古之風去傑黠之習則必如貞觀之於崔盧氏族命近臣編之使其派系分明不得揉進可也至於歲月之考能否同滯此可畜常調不可以待賢才誠能覈名實以甄異能使碌碌庸吏不得含糊澒涊茍資歷求序遷則當如崔祐甫除官八百而不拘常資寇萊公却例用新進而䖍得士則銓選可精矣其三曰明殿最之本在於擇才明

之監司絶殿序之污吏夫貨來之徒玩法而殘民者也
豈可復爲民之父母乎三年之殿邉遠之任未是懲也
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身爲方岳而見善不舉
豈得復爲人之耳目乎絶汙吏則願如唐太宗之於黨
仁宏苟犯贓賄雖至親幸難以減公責監司則願如齊
宣王之封即墨而烹阿大夫晉文公之誅曹而數其不
用僖負覊則監司必舉汙吏必除最者非假請托殿者
不可僥倖矣其四曰定法律之本在于酌古今以成法

書優禄秩以選法吏今法書無一定法吏無優選推𤅢混於常流條令裒於書肆官不徧覩法無定科輕重高下逢其喜怒出入比附係其愛憎無成書則近於罔民無優秩則昧於勸善昔者子産鑄刑書雖曰叔向笑之而鄭以治以能止辟也于定國為廷尉以民無寃而至三公近代錢若水以同州推官清直而擢樞副前以示勸也如是則法書必作法吏必優刑自平允律自精熟矣四者之本愚既已畧言之其目之備更僕未可終也

雖然四者之本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也信而已方今天下急務所可言者孰有大於信之一字乎書曰令出惟行商鞅之伯術亦以示信為先令而不信則冗官何由汰銓選何由精殿最何由明法律何由定乎愚故曰所以行之者信而已明問有曰宜參酌古今以對毋泛毋畧嘵夫執事以急務為問愚敢以泛畧為對乎然四者之有信猶水木之有本源也故敢以為終篇獻執事其思之

制曰朕聞聖賢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已無為或不遑暇食或寛仁恭儉或力於為善其所以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太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化尚矣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况溥漢唐而不居者乎今天下雖久寧謐

戶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傷於水旱細民或致於阻飢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宣行仁義有未盡效耶子大夫明古以識今知常而通變毋迂闊於事情毋乖戾於典則明以對朕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有志者事竟成人主之致治莫先於立志故善觀人主之治者先觀其志夫人主以能致之資操可致之勢所圖無不獲所欲無不成以求乎天而天應之

以求乎人而人從之所以然者以其志之先定也其或致理之效偶有未備天人之間偶有未和則當守之以專達之以疆以俟夫悠久之效不可以疑貳阻之也臣草茅賤士何敢上揆淵衷然以臣切觀陛下之所為真近古以來大有為之君也陛下曩在東宫仁孝之資英毅之畧聞於天下也久矣既而徵四方書以考古今飛龍之初大名宿儒詢問要道臨御之後不邇聲色不事遊畋凡耳目之娛營繕之事秋毫不經於心惟經籍史

傳曰接于前於是大興儒科黼黻至治祖宗以來百餘年之曠典一旦舉而行之遂使臣之淺陋亦獲叨奉大對於明時雖然臣之望陛下者以陛下為有大志而陛下之策臣者亦適有以發臣之愚臣伏讀聖策曰朕聞聖賢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已無為或不遑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為善其所以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俗淳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大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

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化尚矣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況薄漢唐而不居者乎嗟夫薄漢唐一語此乃聖志之發見也陛下此志可與四三王可與六五帝矣其曰或恭己無為或不遑暇食或寛仁恭儉或力於為善臣愚以謂此未可以觀致治之殊當有以驗立志之同也古人有言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若以恭己無為異乎不遑暇食則隆古之恭己無為者莫舜若也然而一日二日萬

幾舜何不少自逸豫乎若以恭儉寬仁異乎力於為善則近代之恭儉寬仁者莫漢文若也然而拊髀思賢夜半前席漢文何不為是元默乎由是觀之未有不自憂勤始者自憂勤始志之同也陛下既薄漢唐臣不復膚引漢唐之事請以舜文終焉舜文之道布在典策陛下既慕舜文亦法其所為而已矣如欲民安而物阜風淳而俗美則當思夫利用厚生之何急也惇典敷教之何先也由庚魚麗何自而多也關雎麟趾何從而厚也陛

下能法舜文即舜文矣如欲刑辟措而觧用頌聲作於田里則當求如臯陶者命之明刑有如虞芮者俾之息訟九歌可使勿壊也大雅可使無廢也陛下能法舜文即舜文矣如欲制禮作樂翕然太和則當求如伯夷后夔周公者命之制作於其間六典之制或尚可講也九韶之音或尚可學也陛下能法舜文亦舜文矣至如麟鳳龜龍諸福之物莫不畢至聖策有曰亦其氣之應也

臣愚以謂知氣則知志矣聖人志氣清明若神一動則

天地隨之諸福之物皆自聖人方寸中來非自外至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吾之氣順則天地萬物之氣亦順吾之氣和則天地萬物之氣亦和天地之氣見於萬物同一和順則百獸自舞於舜之庭鳳凰自鳴於文之岐矣又何祥瑞之足羨哉臣伏讀聖策曰今天下雖久寧謐戶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傷於水旱細民或致於阻飢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行仁義猶未盡效耶臣愚以謂此天以堅陛下之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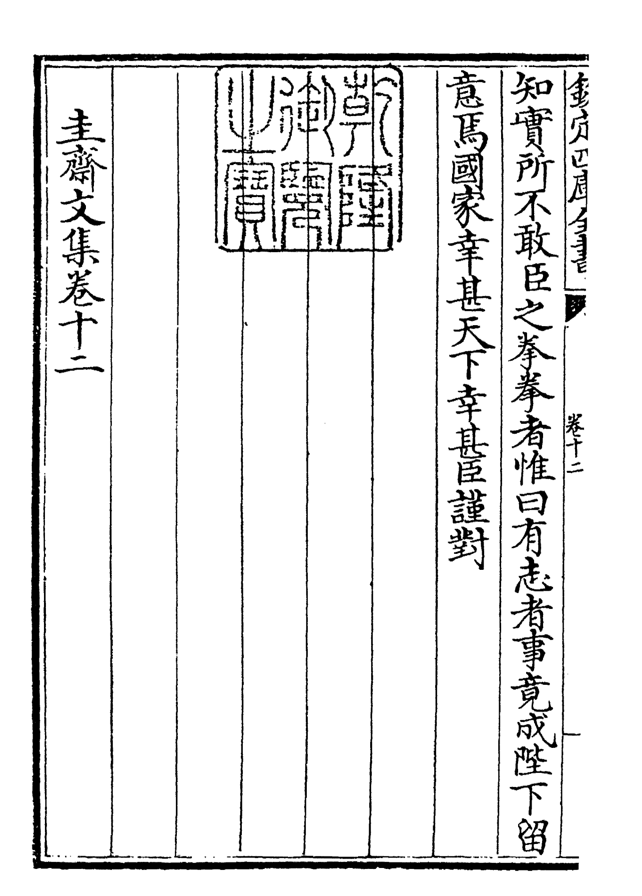
古人有言曰天心仁愛人君若曰稼穡或傷於水旱則舜之所謂洚水儆予者猶有甚於今之傷稼者也若曰黎民或致於阻飢則文王所謂小人怨汝詈汝者猶有危於今日之阻飢者也顧二聖人之所以弭灾恤患者罔游罔滛皇自敬德之外無閒焉陛下既法舜文詎知天之所以啓舜文者不以啓今日耶陛下以敬天為志則水旱可變為豐穰陛下以恤民為志則阻飢可變為足食在方寸一轉移之間耳若諉之曰豈行仁義而未

盡效耶臣愚竊以為未然夫仁義之效如炊之必熟種之必生行仁義而未至者有矣未有行仁義不效者也陛下如以悠久待之或曰聖問如此而臣輒以為可以四三王可以六五帝者何自而知之蓋因其已行者知之也其未行者擴而充之斯無難益仁義之積禮樂必興彼漢唐之治如身衣弋綈一臺惜費以致海内殷富與夫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自三代而下亦可謂盛矣然賈生勸漢文以禮樂而辭曰未遑祖孝孫杜淹勸太宗

以禮樂而曰治之隆替不繫於此臣以是知二君於仁義之效若有所不知也今陛下銳情儒科日議禮樂而拳拳於仁義之二字視漢唐何啻相千萬耶此志所充宜其儷美於五三盛時也大槩國家之治當先論其根本不可責效於目前古之聖賢之君未嘗不憂勤於其始逆樂於其終灾異於其先祥瑞於其後今日之不遑暇食力於為善他日之恭己無為恭儉寬仁也今日之水旱傷稼黎民阻飢他日之麟鳳龜龍嘉禾朱草也若

夫備禦之不可無術救荒之不可無政求弭之不可不擇一賢相事耳奚以多言爲臣伏讀聖策曰子大夫明古以識今知常而通變毋迂闊於事情毋乖戾於典則明以對朕朕將親覽焉臣愚以謂事有古今志無古今事有通變志無通變聖人之志與天地之正氣相通志定於此氣應於彼有理之必然者倘論水旱而牽合於夏侯生輩洪範五事之說則鄰於迂闊矣論民飢用乏而附會於權萬紀等建利之謀則流於乖戾矣臣非不

知實所不敢臣之拳拳者惟曰有志者事竟成陛下留意焉國家幸甚天下幸甚臣謹對



圭齋文集卷十二